

心灵站台

xinlingzhantai

如果非要用一种气味来形容我儿时的夏天,那一定是书香味。如此深刻隽永的记忆,我不知道,究竟是夏天的酷热衬托了书香的悠远,还是书香的缱绻牵绊住了夏天的脚步。

童年与书香结缘,是从夏天开始的。那一年夏天,舅舅从大专院校毕业后,分配到我们老家县城的图书馆工作。因父母工作忙碌,他们将我交给舅舅照顾,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跟着舅舅到图书馆赠书看。每日清晨上班前,舅舅都会在我的小背包里装进水杯,放好红薯干、山楂片等零食,牵起我的小手慢悠悠地步行十几分钟到图书馆。

那时,我总是喜欢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,窗外池塘里的荷花开得正艳。舅舅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取出几本儿童读物,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,低垂着小脑袋

书香氤氲消长夏

□张强强

拿出那本买回多日却始终未打开的《夏日走过山间》。在弥散的书香中,我听到了山野草木的笑声,我嗅到了野蔷薇的呼吸,我在长得望不见尽头的山间小路上尽情奔跑。这一刻,岁月深处的书香,终于与难熬的夏天再度重逢。一卷在手,似有凉风传来亲切问候的消息。在这样的书香陪伴下,我走过了无数个酷暑难耐、寂寞孤独的夏天。

今年初,我们一家人乔迁新居。我特意留出一个房间作为自己的书房,虽然面积不大,但我却异常欣喜。透过书房的窗户,就能看到不远处的苍绿山峦,看到楼下高大的香樟树、广玉兰、白杨树,也能看到晨曦时山顶云雾缭绕,傍晚时夕霞满天。夏日清晨,拉开窗帘打开窗户,清新的空气一股脑儿地涌入书房,很是舒爽。此时人声尚稀,只有窗外的

最难忘

zuziuanwang

沙丘趣事

□因心

闲谈之余,常休憩嬉戏于沙间。弃书卷,褪鞋袜,偃卧温软细沙之上,闭目养神,沐清风,栖树荫,吮吸清甜空气,周身沉浸于斑驳光影中,悠然自得,恍然若梦。

有时卷裤赤足,在沙丘上放飞追逐。你戳我腋窝,我揪你头发,你绊我一脚,我推你一把,在奔跑中彰显少年的狂野与活力,在嬉闹中尽享细沙滑过足趾的清涼与丝滑。

有时也在沙丘平坦处练立定跳、旋风腿和倒立徐行,在斜坡处习前空翻、后空翻,居然都无师自通,姿态俨然。

嬉闹间,我们还无意间发现一种昆虫,虽不知其名,但能述其形性。虫通体土黄,与沙一色,形若瓢虫,大如绿豆,头部略尖,以蚁为食,不细察难辨其形。其擅筑穴设伏,捕猫之法甚妙:在蚁行经处掘锥形沙穴,径七八毫米,穴壁光滑,由伏穴底;蚁经此穴,必失足滑落;虫感知有动,便骤然跃起,捕蚁入口,赖以存活。其体貌形色、捕食习性、生存环境,是生物学“保护色”和“适者生存”的鲜活范例。

知其习性后,便顽性顿起,常取细草探穴戏之。小虫觉动,遽噤草杆,我辈便如垂钓一般引而出之,相与戏耍。孰料它自设陷阱,反为人所戏。今思之,微虫谋生本艰,彼时嬉弄,实属不谏。

岁月倏忽,转瞬四十余载。如今,起伏的沙丘、葱郁的槐林、欢快的鸟儿、智慧的捕蚁昆虫,俱已杳然无迹,取而代之的是一马平川的良田和在田间辛勤劳作的人们。

我曾暗自思忖:沙丘变沃野,是世运昌明,抑或旧景难寻?是兴业之得,抑或风物之失?心中难有定论。唯知那盛满少年欢笑、承载盛夏清欢的消夏胜地,再也无从寻觅。

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an

宋代的夏天,在欧阳修的笔下,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季节。谈他的诗词,你会经历一次千年前的夏日时空。

西湖荷香的醉意。“荷花开后西湖好,载酒来时。不用旌旗,前后红幢绿盖随。画船撑入花深处,香泛金卮。烟雨微微,一片笙歌醉里归。”

这首《采桑子·荷花开后西湖好》写于公元1049年的盛夏。那年,颍州西湖荷花盛开,载酒来时,不用旌旗,已是“前后红幢绿盖随”——红花为幢,绿叶为盖,何须仪仗?大自然已备好最豪华的阵仗。诗人乘画船深入花丛,“烟雨微微,一片笙歌醉里归。”读到这里,仿佛自己也成了船上人,微醺中看烟雨迷蒙,任船儿悠悠漂回。这是欧阳修夏日里最松弛、最旷达的体验。

闺阁眉间的闲愁。公元1056年,欧阳修写的另一首《渔家傲》,却换了一种笔调:“五月薰风才一信。初荷出水清香嫩。乳燕飞飞帘额峻。谁借问。东邻期约尝佳酝。漏短日长人乍困。裙腰减尽柔肌损。一撮眉尖千叠恨。慵整顿。黄梅雨细多闲闷。”

初夏的南风刚刚吹起,“初荷出水清香嫩”,本该宜人。可画面一转,“漏短日长人乍困”,一位女子因相思而慵懒消瘦,眉尖千叠恨,连梳妆都懒得打理,只剩“黄梅雨细多闲闷”。那绵绵的梅雨,仿佛都下在了心上。欧阳修以他细腻的笔触,捕捉了夏日闺中那一缕挥之不去的闲愁。

骤雨初歇的清凉。炎热的天气,诗人也懂得酷暑中寻得另一番慰藉。他的另一首《渔家傲·六月炎天时霎雨》,写的便是夏日骤雨带来的清凉:“六月炎天时霎雨。行云涌出奇峰露。沼上嫩莲腰束素。风兼露。梁王宫阙无烦暑。畏日亭亭残照炷。傍帘乳燕双飞去。碧碗敲冰倾玉处。朝与暮。故人风快凉程度。”

六月炎天,一场急雨说来就来,“行云涌出奇峰露”。雨后嫩莲亭亭,乳燕双飞。最妙的是“碧碗敲冰倾玉处”——宋人夏日有敲冰取饮的习俗,碧玉碗里盛着碎冰,一饮而下,凉意顿生。再加上“故人风快凉程度”,那阵凉风如同老友的关怀,沁人心脾。

夜半风起时的哲思。欧阳修的夏日诗词里,不仅有雨后凉爽,更有夏夜哲思。嘉祐年间(1056—1063年),欧阳修在京师任翰林学士期间,夏日夜晚,与友人梅尧臣、刘敞相聚,创作了《夜闻风声有感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》:“夜半群动息,有风生树端。飒然飘我衣,起坐为长叹。苦暑君勿厌,初凉君勿欢。暑在物犹盛,凉归岁将寒。清霜忽以飞,零露亦薄溥。霜露本无情,岂有私惠兰……”

夏夜半更,万籁俱寂,风声忽起,吹动衣襟。诗人没有沉醉于凉意,反而告诫友人:“苦暑君勿厌,初凉君勿欢。”不要厌恶酷暑,也不要过早欢喜初凉——因为暑热尚在,凉来岁将寒。霜露无情,岂会偏爱哪一棵兰草?推及人事,谁能永葆青春?梳头见新添白发,对镜已失红颜。“万古如飞电,时光如跳丸”,贤愚皆如流沙逐波。这首诗将夏夜听风的瞬间升华为对时间流逝、人生无常的深刻感悟,是欧阳修哲理诗中的佳作。

欧阳修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赏读他的夏日诗词,体验了他不同人生阶段的经历与感悟。虽然千年前的夏日光影,早已被秋风带走,然而,在他的文字里,他的夏日情思依然鲜活如初。其实,每一个夏天都很相似,每一个夏天又都不同,这取决于你站在哪里,又看见了谁。

曹风

采莲夏日长

黄小红 摄

长

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此日甚好

□李季

此日甚好
雨与雨的间歇中
中伏里难得凉爽的一天
紫薇开得正艳
葡萄已攒够糖分
还有三两天就是立秋
清晨的鸟鸣伴随着欢喜

仿佛生活的暗示
流水也放慢了脚步
谁在幻想中
打扫回家的路
谁坐在窗下以目视心
逐步清除那里的
贪嗔痴

夏日荷塘

□杨亚爽

一池碧水,莲叶田田
缕缕相思,随风绽放
莲蕊轻启朱唇
眉目盈盈清波

一抹笑靥点缀万亩荷塘
最是那低头的娇羞
荡漾人间清纯
更有那蜻蜓、鱼虾
任意飞翔、跳跃
在古镇挥毫泼墨
描绘一幅山水画

鸬鸕天·啤酒夜市

□赵统斌

热浪催风柳舞烟,
青啤夜市入升园。
常温岂可添凉气,
冰镇方能消暑炎。
灯似月,酒如泉,
笙歌杯盏奏和弦。
天香一缕来相诉,
还我人间四月天。

游仿山湖有感

□赵同江

满湖碧波泛清流
昂首云天竟自守
霞染垂柳濯目幽
鸬喧堤畔一池柔
蜻蜓点水来袖手
锦鲤惊风隐翠留
葳蕤岸花香沁脾
不觉浮沉浪里游

小小说

xiaoxiaoshuo

彩礼那点事儿

□赵考壮

瘦高个,穿件白衬衫,精神头十足。身后跟着个姑娘,扎着马尾辫,眉眼清秀,手里还提着两箱牛奶。

“爹!”庄君宝笑呵呵地喊。

庄仁手忙脚乱地站起来:“宝贝回来了?这,这是……”

“这是云如,俺对象。今天带她回家认认门。”庄君宝拉着姑娘的手,“云如,叫爹。”

潘云如甜甜地喊了声“叔”,庄仁又惊又喜,嘴唇哆嗦着:“好闺女……这咋不提前说一声,家里啥都没准备……”

“就是想给您个惊喜!”庄君宝瞅见饭桌上的人,愣了一下,“婶子也在?”

李梅正往嘴里塞花生米,一抬头,花生米卡在喉咙里……

“妈!”潘云如也愣了,“你咋在这儿?”李梅“啪”地把筷子一放,脸沉下来:“妈问你,你在工厂谈的对象就是他?”

“就是他。”潘云如大大方方承认。

“不行!”李梅嗓门一下拔高了,“他

点媒礼,把自家闺女的幸福搭进去吧?”

李梅接过宣传单,上面印着大红字:“抵制高价彩礼,弘扬文明新风。”她翻来覆去看了两遍,嘴张了张,没说出话来。

庄仁在旁边站了半天,这才小心翼翼地插嘴:“大妹子,你放心,君宝这孩子知道上进。俺家虽然困难点,但人穷志不短……”

“爹,你别说了。”庄君宝走过去搂住他爹的肩膀,“我跟云如商量好了,彩礼就按一万办。钱的事你不用操心,结婚花费,我加班多挣点就够了。厂里正要提拔我当车间主任,工资能涨一大截。”

屋里一时安静下来,只听见院里树上的几只喜鹊叽叽喳喳。李梅看看自家闺女,看看庄仁父子,又低头看看手里的宣传单,突然扑哧一声笑了:“行,你们年轻人的事,你们自己拿主意。不过丑话说前头,彩礼可以少,日子得过好!”

潘云如扑上去搂住她妈的脖子:“这才是我亲妈!”

庄仁偷偷抹了把眼角,转身往厨房走:“我去加两个菜,咱一家人好好吃顿饭!”

窗外,夕阳把半边天染得通红。几只喜鹊扑棱棱飞起,又落在房顶上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

鸬鸕天·啤酒夜市

□赵统斌

热浪催风柳舞烟,
青啤夜市入升园。
常温岂可添凉气,
冰镇方能消暑炎。
灯似月,酒如泉,
笙歌杯盏奏和弦。
天香一缕来相诉,
还我人间四月天。

游仿山湖有感

□赵同江

满湖碧波泛清流
昂首云天竟自守
霞染垂柳濯目幽
鸬喧堤畔一池柔
蜻蜓点水来袖手
锦鲤惊风隐翠留
葳蕤岸花香沁脾
不觉浮沉浪里游

小小说

xiaoxiaoshuo

彩礼那点事儿

□赵考壮

瘦高个,穿件白衬衫,精神头十足。身后跟着个姑娘,扎着马尾辫,眉眼清秀,手里还提着两箱牛奶。

“爹!”庄君宝笑呵呵地喊。

庄仁手忙脚乱地站起来:“宝贝回来了?这,这是……”

“这是云如,俺对象。今天带她回家认认门。”庄君宝拉着姑娘的手,“云如,叫爹。”

潘云如甜甜地喊了声“叔”,庄仁又惊又喜,嘴唇哆嗦着:“好闺女……这咋不提前说一声,家里啥都没准备……”

“就是想给您个惊喜!”庄君宝瞅见饭桌上的人,愣了一下,“婶子也在?”

李梅正往嘴里塞花生米,一抬头,花生米卡在喉咙里……

“妈!”潘云如也愣了,“你咋在这儿?”李梅“啪”地把筷子一放,脸沉下来:“妈问你,你在工厂谈的对象就是他?”

“就是他。”潘云如大大方方承认。

“不行!”李梅嗓门一下拔高了,“他

点媒礼,把自家闺女的幸福搭进去吧?”

李梅接过宣传单,上面印着大红字:“抵制高价彩礼,弘扬文明新风。”她翻来覆去看了两遍,嘴张了张,没说出话来。

庄仁在旁边站了半天,这才小心翼翼地插嘴:“大妹子,你放心,君宝这孩子知道上进。俺家虽然困难点,但人穷志不短……”

“爹,你别说了。”庄君宝走过去搂住他爹的肩膀,“我跟云如商量好了,彩礼就按一万办。钱的事你不用操心,结婚花费,我加班多挣点就够了。厂里正要提拔我当车间主任,工资能涨一大截。”

屋里一时安静下来,只听见院里树上的几只喜鹊叽叽喳喳。李梅看看自家闺女,看看庄仁父子,又低头看看手里的宣传单,突然扑哧一声笑了:“行,你们年轻人的事,你们自己拿主意。不过丑话说前头,彩礼可以少,日子得过好!”

潘云如扑上去搂住她妈的脖子:“这才是我亲妈!”

庄仁偷偷抹了把眼角,转身往厨房走:“我去加两个菜,咱一家人好好吃顿饭!”

窗外,夕阳把半边天染得通红。几只喜鹊扑棱棱飞起,又落在房顶上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